



# 家乡的名片

在刚过去的寒假里,同学们饱览津城美景。从走进智慧高效的天津港,到追逐海河之畔翩飞的海鸥;从探寻五大道的初春气息,到沉醉杨柳青的璀璨灯火,处处体现科技创新、生态宜居、文旅融合与文化遗产。在一幅幅鲜活独特的“津门名景”中,同学们不仅感悟家乡底蕴,更印刻下成长足迹。

## 港口的“心声”

河西区梅江天津小学四年(8)班 刘一诺

寒假最后一天,舅舅带我去他工作的地方——天津港参观。

车子拐进港区,码头上没有嘈杂的汽笛声,也没有卡车来往的喧嚣。巨大的岸桥像沉默的巨人,悬臂缓缓起落,抓起集装箱又轻轻放下,动作轻得像在摆放积木。

“大型运输车呢?”我问,舅舅指向远处的地面。只见一辆辆蓝绿条纹的小车板正沿着黄线稳稳滑行——没有司机,它们自如地列队、转弯。

一辆小车停驻在岸桥下。集装箱“咔嗒”落下,严丝合缝。小车光带一闪,便无声汇入车流,全程不见一人。

忽然,一辆小车迎面驶来。我们的车速未减,它也毫无避让迹象,我的心提起,手指扣紧了车门把手。就在即将交会的瞬间,那小车流畅地向外一偏,几乎擦着我们的车身滑过,下一秒已稳稳回归自己的路线。那一瞬间的动态,轻盈准确,宛如两条游鱼在深水中感知到彼此,鳍尾一摆,便从容错身,涟漪不惊。

“它怎么知道躲?”我惊讶。“前后左右,都在它‘心’里。”舅舅说,“它算得比人快。”原来,它们的“心”就是眼睛。

远处传来货轮浑厚的汽笛声。舅

舅挺直背脊,望了过去。“以前我跑船回来时,老远看见码头上人影奔走,听见喧闹声,那股热气扑过来,心就安了,知道到家了。”他的声音里藏着潮声。

我们走进远程操控中心。一位叔叔手握操纵杆,紧盯屏幕。屏幕上正是岸桥的实时画面,吊具在他的微调下精准移动。

“您在开那个大机器吗?”我问。“这叫数字孪生。”叔叔说,“我只算搭把手,九成活儿,它们自己都能干。”屏幕右下角跳出一行数字:定位精度0.018米。我掰着手指头算了算,1.8厘米,比我的小拇指还窄!舅舅告诉我,从前师傅们要爬几十米高的驾驶室,冬冷夏热,一坐就是八小时。现在坐在这里,一个人就能看顾好多台机器。

夕阳下,一列列小车拖着长长的影子,驶向集装箱堆场,像一群悄然归巢的工蜂。舅舅与我并肩站在窗前,望着霞光浸染的码头。

那里曾有过属于人的潮声,如今那股潮声并未退去,只是变换了形态:它流淌在代码里,化作另一种磅礴、精确、不息的回响。这是新时代港口,深沉而有力的脉动!

指导教师:孙宇依

## 海河岸边“追鸥”

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五年(9)班 岑明钊

上周日,妈妈要带我去海河边看海鸥。

我缩在沙发上看书,不想动:“外面挺冷的,暖和了再去看吧。”妈妈笑着说:“现在正是时候,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啦。”我这才跟她出了门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,海河岸边人声鼎沸,有的举着手机,有的端着大相机,还有小朋友在投食喂海鸥。成群的海鸥盘旋着,“嘎嘎”叫声混着人们的笑声,热闹极了。我心想:这么多人来看海鸥,有什么特别的?

“海鸥,快来吃!”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传来。我扭头看,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踮着脚尖正投馒头块,一只海鸥飞过来,轻轻啄走了馒头块。小女孩“咯咯”笑起来,像风铃一样好听。

我不知不觉看呆了。“快看!”妈妈拽拽我。两只雪白的海鸥从我眼前掠过,甚至能看清它们黑豆一样的眼睛,翅膀扇动带起一阵风。

旁边传来笑声,两个拿着手机的大姐姐站在旁边。一个说:“从北京来就为了拍海鸥。”另一个说:“我也是,折腾一上午了。”妈妈搭讪:“真辛苦啊。”“不,高兴!”她们笑着跑向另

一边,追着海鸥拍个不停。

再往前走,我看见一位叔叔举着大相机,一动不动地站着,像尊雕像。突然,一群海鸥齐刷刷飞起来,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叔叔的相机“咔嚓咔嚓”响起来,他笑着自言自语:“总算等到了。”我忍不住问:“叔叔,您等了多久?”“起码半个多小时,好片得靠等。”我平时等五分钟都着急,看他高兴的样子,我好像明白了什么。

“这景也就咱天津有!”旁边一位老爷爷对家人感慨,“我小时候河水可没这么清,现在多好,一开春,海鸥更欢实了。”我和妈妈望向河面,夕阳开始洒下金光,海鸥的羽毛被染成了橙色。它们有的在飞,有的浮在水面,还有的在抢人们的投食,十分可爱。

我看着那些追逐海鸥的身影——喂馒头的小女孩、拍照的大姐姐、等待的叔叔,每个人脸上都笑眯眯的。

“咱们也去买点零食吧!”我拉起妈妈的手。“刚才不是还不想来吗?”妈妈的话,让我不好意思起来。

天气虽然有点凉,但此刻我心里暖洋洋的。我挥着手,冲天空中的海鸥大声喊:“海鸥,等会儿我——”

指导教师:齐欣媛



杨丽莉绘

## 五大道“看春”

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 
六年(6)班 李奕霖

上周六一大早,妈妈就掀开我的被子:“快起来,咱去五大道看梅花!”

我眯眼往窗外一瞄,感觉初春的风凉飕飕的。“过几天暖和了再去呗。”妈妈笑了:“这可不一样,电视里说第一枝红梅刚开。”

大理道两旁的小洋楼还浸在晨雾里。我们慢慢走着,妈妈在一旁念叨:“这是海棠,快开花了……”可我只顾低头看手机。

“到了。”妈妈突然停下,轻轻捏了捏我的手臂。我抬头,是一栋红砖小楼。妈妈指着二楼一户人家的窗户:“你看那儿。”我的目光顺着她的手望过去。哇,一树梅花正对着那扇窗开着!树干苍劲,褐枝上点点嫣红,像缀满了玛瑙。

晨光照过来,红砖、褐枝、红花,像一幅画,挂在那户人家的窗前。我盯着那扇窗看了很久,淡色窗帘半掩着,看不清里面,窗台上放着一小盆绿萝。

“妈,住这儿的人,会不会不知道这棵树有多好看?”我问。妈妈一愣:“为什么这么说?”“因为他们天天都能看见呀。”我说,“就像咱们小区那棵石榴树,年年开花,我从来没仔细看过。唉!太常见的东西,就忘了珍贵了。”对于我的“深刻”感悟,妈妈只是笑。

这时,一个晨跑的叔叔停下来抬头看:“哟,开了啊,今年又是它最早。”说完就跑远了。又过了一会儿,送牛奶的阿姨支好车,把一瓶牛奶放在旁边住户门口,临走时也抬头看了一眼这树梅花,嘴角微微上扬。

我和妈妈久久欣赏着。一位遛狗的老爷爷停下来指给狗看;有个背相机的大姐姐,站在对面拍了半天。可那扇淡色的窗帘,始终没拉开。

“这户人家多幸福啊!”我开始羡慕。妈妈点头:“幸福有时是安静的。”一阵风过,淡淡的香气飘下来。我忽然懂得了什么叫“暗香浮动”——不声不响,却让整条街都闻得到。

妈妈揽着我,说:“咱们也幸福,是第一拨儿来看春天的。”那树梅花在晨光里静静地开着,春天在敲那扇窗户。“下周咱们还来,看看海棠开了没有。”我说。妈妈开心地说:“好,咱们把这条街的春天,一站一站看过来。”

原来春天不必远行,不必久等。它就藏在这条街上,藏在一户人家的窗前,藏在每一个早起人的眼睛里。

指导教师:赵英

## 灯火里的杨柳青

和平区耀华小学  
六年(7)班 董骞予

正月十五的夜幕刚刚垂落,杨柳青古镇的灯便齐刷刷地亮了。

最先攫住我目光的,是灯展入口处十几米高的“连年有余”主题灯组。抱鲤鱼的娃娃眨着眼睛,鱼鳞片片鎏金,明暗之间,犹如刚从运河跃上岸来。人群在灯下涌动成潮,手机举成一片光的森林。

我们被人流裹着往里走。爷爷腿脚慢,爸爸便一步一趋地陪着,我和妈妈在前面开道。

与一位叔叔擦肩而过时,他侧身让了条缝,肩后驮着个约莫四五岁的小女孩,她正伸长胳膊指着一盏盛开的花灯。爷爷笑着搭话:“本地人?”叔叔摇头,嗓门敞亮:“河北省的,专门奔这灯展来的。”他眼睛里映满了灯火。

走到机甲门神跟前,人流彻底淤住了。两尊三米多高的铁甲巨型门神,眼珠缓缓转动。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大姐姐举着喇叭穿梭:“大家别挤,门神给各位拜年啦!”话音刚落,那门神果然抱拳作揖,瓮声瓮气开了腔:“过年好!”

我忍不住尖叫起来,旁边那小女孩兴奋地拍着巴掌。“这是咱们杨柳青自己的IP!”大姐姐自豪地向游客解说,“把门神年画和现代机甲结合起来,今年最火。”

人群刚松动些,前头又热闹起来。一个糖画摊被围得密不透风,摊主捏着铜勺,手腕轻抖,热糖浆便牵出金线,在石板上勾画出一匹奔驰的骏马。

围观的孩子们眼睛都亮了,那个小女孩使劲扯着爸爸的衣角:“我要抱鱼的娃娃!”摊主笑着应声:“好好,画个娃娃给你,保佑你平平安安。”糖画递到手里,小女孩举着舍不得吃,她爸爸赶紧举手机拍照。

远处,运河沿岸的树上,密密匝匝挂满了串灯。光点垂落河面,随着波纹碎成万点流萤,晃晃悠悠地荡开。

爷爷眺望远方许久。爸爸轻声问:“您看什么呢?”爷爷眯着眼,半晌才开口:“我在想,这运河千百年也没这么亮过,漕运那会儿,顶多船头挂盏油灯。看人们大老远跑来,图什么?不就是图这点亮堂,图个人气儿嘛。”

妈妈轻轻碰了碰我胳膊,朝前面努努嘴。我顺着看去,那小女孩正举着糖画对着灯笼照,看上面娃娃被灯光映成暖融融的琥珀色。

这时,一个举着手机直播的大哥哥迎面走过来,对着屏幕喊:“老铁们,杨柳青灯展就是中国年的味道,那个娃娃,杨柳青的年画!那门神,会动的!”他的声音很快被人潮吞没。

我回头望去,灯火绵延成海,一直融进夜色深处。这一刻我忽然觉得,那灯光不只照亮了运河的夜色,更在我心里铺成了一条很长的路!

指导教师:路正拓

投稿邮箱

jwxbiao zuowen@126.com